

# 沒有土地哪有花

Flowers of the Earth

25年前，琉璃工房在淡水成立，  
25年後，琉璃工房依然在淡水，  
淡水，是琉璃的土地。

淡水的河，  
淡水的海，  
淡水的陰雨，  
深深地在他們心裡。  
琉璃，在他們手裡，在台灣的土地，  
開出謙虛而堅定的琉璃花。

「沒有土地哪有花  
楊惠嫻與她的淡水伙伴們」

2012/6/7 (四) — 6/19 (二)  
於SOGO忠孝館12F展出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45號)

容承之美 — 玉蘭清  
Φ 21.4 x h 22.5 cm



全球的服務 永遠的琉璃工房  
Worldwide Service Forever LIULIGONGFANG  
www.liuli.com e-mail: twservice@liuli.com

台灣  
www.liuli.com  
e-mail: twservice@liuli.com  
客服專線: 0800-060-085

United States  
www.liuliusa.com  
tel: 909-861-0288  
LIULIGONGFANG (U.S.A.) INC.  
1440 Bridgegate Dr. Suite 380  
Diamond Bar, CA 91765

# LIULI TMSK

琉璃藝術

42 May-June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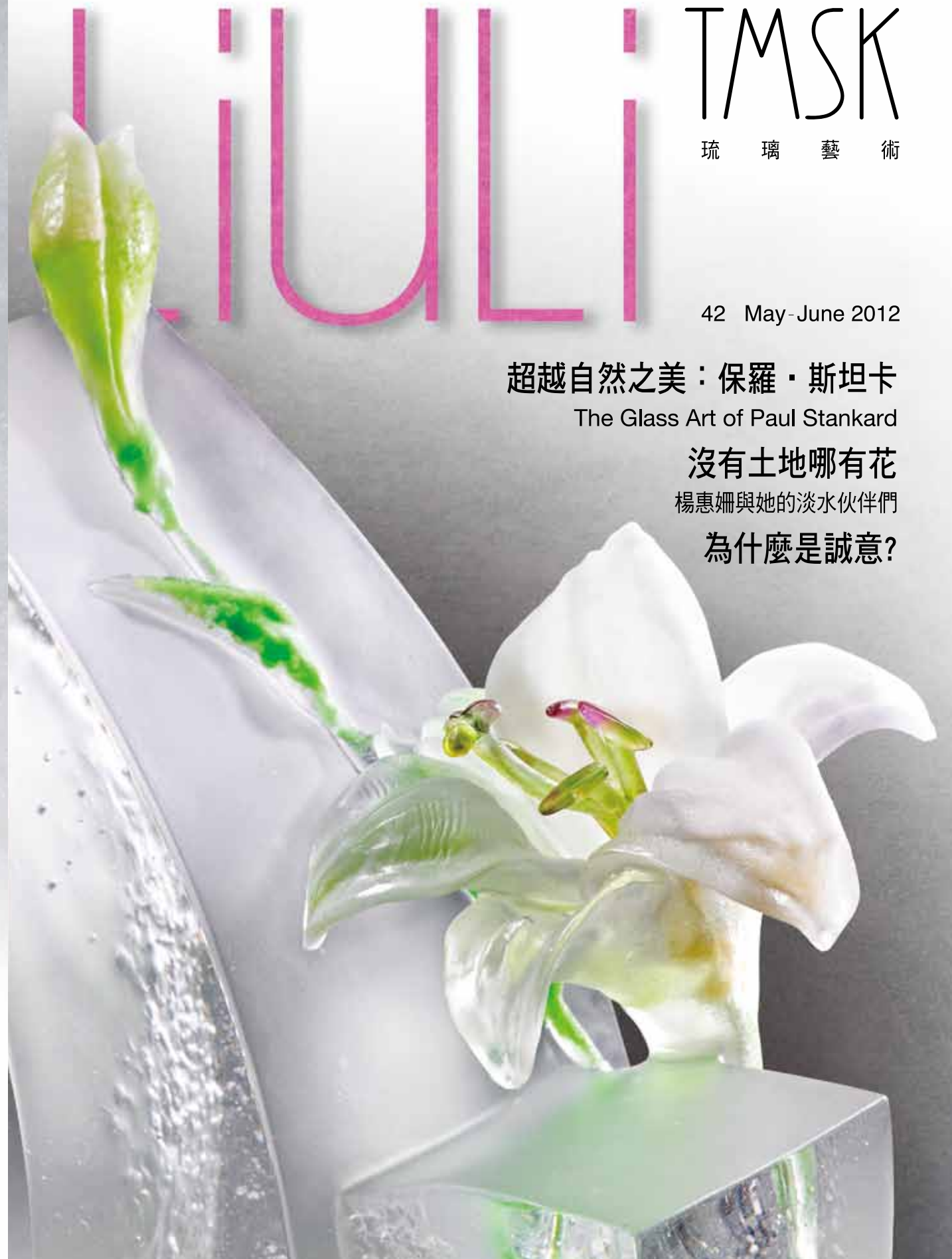
超越自然之美：保羅·斯坦卡

The Glass Art of Paul Stankard

沒有土地哪有花

楊惠嫻與她的淡水伙伴們

為什麼是誠意？





# 為什麼是誠意

直到今天，我仍然很難解釋為什麼是誠意？

1987年，二十五年前，琉璃工房草創，未來是什麼光景都不知道，為什麼先想誠意二字，而非其它？

二十五年過去，面對這過去林林總總，難掩唏噓之感，尤其人過六十歲之後，無論喜不喜歡，接不接受，從體力上，從熱情上，都知道自己在面對生命最後的機會。尤其我自己，在過去，無論是寫作、電影，甚至琉璃工作，雖然總結起來，乏善可陳，但是對於生命和工作的相互關係，倒是在連滾帶爬裡，學到一個心得：要成就一件稍有意義的事，或者深刻體悟一件工作，對於談不上什麼出類拔萃如我自己之類的人，十年，是一個必要的時間歷程。

如果，十年，是必要的。那麼，對六十歲的人而言，再要有一個體力充沛，思維敏捷的十年，去創造一個嶄新的大跨躍，是一件頗奢求之事。（雖然，迄今我仍然在做這樣的嘗試。）基於這個理由，在琉璃工房走過二十五年之際，作為創辦人，在自己也已經六十歲之際，嘮嘮叨叨回顧來時路，檢視一下，在那個草創之時，到底為什麼，覺得誠意這件事，有那麼重要？也許，就有一點正當性了。

審慎地回溯，我覺得應該回溯到我的成長。我是1951年生在台灣。家父是北平人。父親雖然在我記憶裡，極少耳提面命地說什麼人生道理，但是，他的生活言行，一點一滴在心頭。

聽我母親說，父親中年得子（也就是我）喜不可歇，終日抱著我，高舉過頭，四處走動。由於他早年在天津的日本公司工作，日系公司的關係，和他流利日語，在1950年代的台灣貿易圈，父親在當時的香蕉、猪鬃等大宗買賣，如魚得水。日本商社對他極為器重，要求他到日本總社受訓一年，以便日後主導台灣分社。這在當時，似乎是父親事業的關鍵，但他一口回絕。母親說他捨不得我。我父親在台灣貿易事業，早期十分順手，我兩三歲的記憶，我們家是整條小街唯一有私家三輪車的，家裡除了車夫之外，還有兩名傭人，一名專門照顧我。我依然記得：父親下班一回家，就脫了西裝(他是左鄰右舍唯一穿西裝的人)，解了領帶，就抱著我出去散步，大部份的鄰居都會看到他把我高舉在頭上，高聲唱著：……唧哩個唧，唧哩個唧，沒有錢，也得吃碗飯，住間房，遇見了一位好姑娘，親愛的好姑娘，天真的好姑娘……。

父親的事業，在我五六歲的時候，出現了我不瞭解的問題，家裡的傭人，三輪車全沒有了，我們住在一間租來的二樓小房子。印象裡，母親經常領著我，坐很久很久的公車，去找我不認識的人要債，而在回來的路上，母親總是背過身子哭泣。那應該是我童年對貧窮印象的開始。

父親開始在一個舊識的公司裡，做一名職員，薪資之微薄，迄今記憶猶新，母親每日只有五塊錢台幣，要餵飽三個孩子三餐，而我清楚記得廟口一碗阳春麵要賣一塊錢。母親開始上基督教教堂，因為可以領救濟麵粉。母親生第四個孩子，也就是我的小妹，生產時住不起醫院，由隔壁一位助產士接生，生產後已是深夜，母親血崩不止，情況危急，左鄰右舍連送醫院的交通工具都沒有，是父親深夜跌跌撞撞闖入附近兵工廠，求了一輛軍車，將母親送醫。母親從此身體不好，很長一段時間，無法起身下床。

父親每日仍然往城裡上班，但是中午之前，騎一小時的自行車趕回家，煮好午飯，照料好孩子和床上的母親，再騎一小時的自行車回公司上班。我仍然記得父親有些胖，又極易出汗，夏天頂著正午炎陽回到家，渾身如水裡撈出一般的淌汗，但是，因為母親身體虛，需要營養，他就經常要備上一碗蝦仁湯麵，他揮汗蹲在地上一隻一隻地剥著蝦仁，在我心裡留下的，是一種奇特的印象。

我不願意草率地把這些印象，歸納成傳統的家庭觀念，因為，身邊我見到的極大多數人，都不一定如此，縱令我自己，都不容易像那樣的情義深重。父親的身影，對我一生形成一種「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的觀念。每每自己做不到，表面泰然無事，心底卻有揪心的愧疚。尤其，在我的青年階段。

在父親的疼愛下，我極早識字，進小學前，我已經能看文藝小說，進了小學，課本成了幼稚的東西，我每天沉溺在了一本一本翻譯小說裡，更糟糕的是：電影。在那個貧困的時代，電影是頗昂貴的娛樂，經常我看得起電影，是些免費的所謂小區電影，毫無選擇餘地。但是，我在六歲的年紀，只要聽說今晚有電影可以看，我就魂不守舍，食不下咽，只等著看電影。父親也看電影，但是，作為一個他自己所謂的規規矩矩的生意人，電影這個行業，是他嘴上不說；但是心裡想的「王八戲子吹鼓手」。

我十三歲開始寫我認為的小說和電影劇本，滿腦子的賈利古柏的《日正當中》，以及我兩天兩夜看完了傅雷翻譯的《約翰·克利斯多夫》，不斷地思考著「生命的意義」，我中學的成績，除了國文之外，全在留級邊緣。父親絕望透頂。我勉強地考上一所高中，在學校大部份的時間仍然花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和卡繆的《異鄉人》，新的生命疑問是：中華民族怎麼了？直到我考上了電影科系，父親離我更遠了，他認為他這個指望著跟天一樣高的兒子，將來要飯了。

看到父親的冷漠，我當然知道父親的痛心和絕望，然而，我哪裡有智慧和父親溝通？只是兀自倔強地沉默地想著：沉痛的生命探索的使命，竟然是那樣地撕裂的悲哀。那種自以為是悲情，今天看來，其實是自己給自己擦胭脂抹粉，重點是，少讀書，沒有見識過歷史是怎麼一回事。

第一次感覺父親的意義，是第一次到日本。

二十七歲的我，當時已經成家，也有了兩歲的女兒，因為女兒瘋狂地喜愛吃起士（奶酪），一吃起來眉開眼笑。但是，當年在台灣，起士還是有限，種類不多，價格頗貴，就算看女兒吃得開心，是一大窩心之事，總是薪水有限，不能常買。

只記得第一天進東京，放下行李，直奔當時號稱世界最長的超級市場（384公尺），澀谷西武百貨，那時正是下午三四點，公司行號下班，只見客人比肩接踵，食物優雅在充分的照明下，滿坑滿谷，水果、魚肉、熟食、蛋糕，一望無邊無際，沒有任何市場腥味，反而是撲鼻的各種食物誘人香味。走在人群裡，先是艷羨，接著已經是難過。為什麼人家有，我們沒有？等我走近起士的販賣區，只見光是一區區的布滿如山的起士，已經更難過了。還見按國家產區的分列，兩個荷蘭女孩，穿著荷蘭村姑木鞋和圍裙，笑容燦爛地請你嘗她們的起士，看著買起士的日本男男女女，我突然悲從中來地哭起來了。我第一次深刻地知道父親的心。

近四十年過去，我的女兒都已經成家，起士，對於今天放眼所見的台灣和大陸，早已都不是我們關心的題目。祖祖輩輩都一代一代地俯仰無愧地走過，我的父親的心底，也許是一碗蝦仁麵。對我而言；也許是那些各式各類起士。

物質，很容易看見，也很容易滿足，但是，很多東西，沒有那麼容易看見，也沒有那麼容易滿足。

上一代，如我的父親，在動蕩不安裡走過，很多事情，他不一定能看見，也不一定能理解，但是，他刻苦地用一生換取我的生活，我的知識，我不能不誠實地面對我看見的事。

琉璃工房的心智，在這個時代裡，嚴格地說，能夠貢獻的，並不可能有多麼深遠；但是，從第一天開始，我們心裡常想到我的父親那一代，他從哪裡來？曾經做過什麼？我知道的不多，但是，我老想著他們，以及一代一代的祖輩，他們正直而篤定地在艱困的時代裡奮鬥。如果沒有他們，不可能有今天的我們。

因為這樣，我很清楚知道我是誰，我應該做什麼，我要往哪裡去。

琉璃工房成立之初，我想像當一切所謂經營的種種事務性階段問題；逐漸經過之後，這個小小團體，在這個世界上，最期盼，最嚮往的是什麼？

誠意，勉強表達了那個期盼。

誠意，無論何時何地，永遠誠實地面對自己，也誠實地面對別人；誠實地面對這個時代，也誠實地面對歷史，誠實地面對未來。

張毅



# 一個英國策展人心目中的楊惠姍

Andrew Brewerton 安德魯·布華頓談楊惠姍的琉璃藝術創作



這一次，請從三位重量級國際藝評家的視角，  
來觀看楊惠姍與她的創作，  
參與一段跨越時空、文化的創作旅程。

安德魯·布華頓稱楊惠姍為「改寫中國琉璃藝術語言的藝術家」。  
（本書作者安德魯·布華頓與藝術家楊惠姍於上海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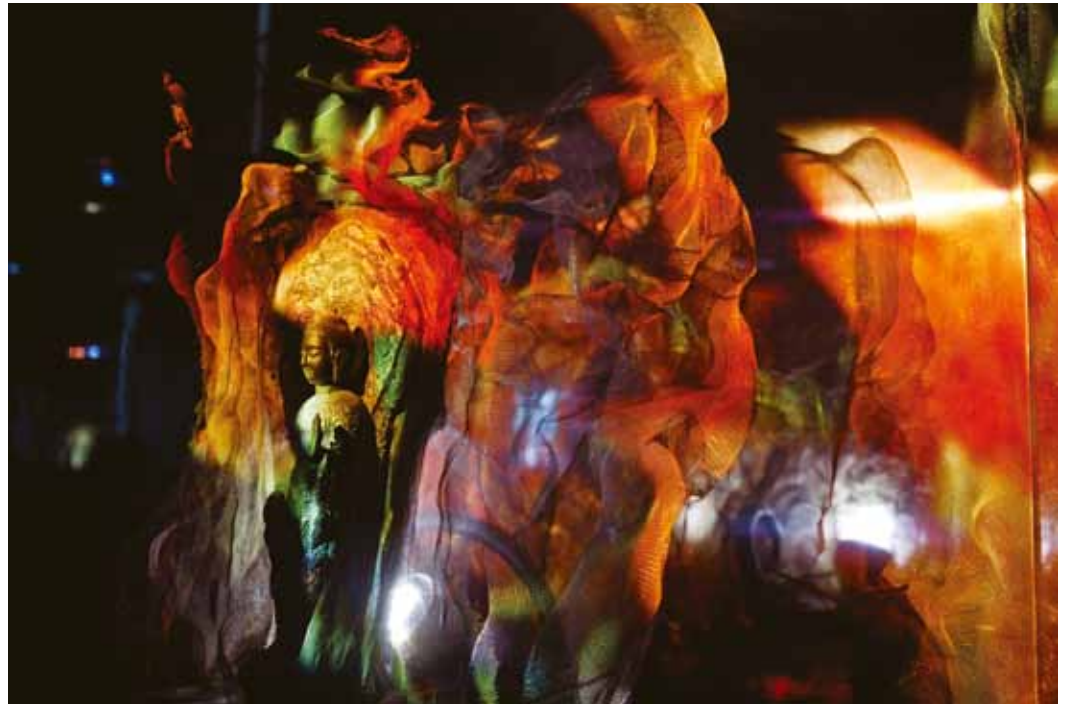
1998年天下文化出版《今生相隨》，在琉璃工房十周年之際，述說楊惠姍、張毅與琉璃工房的故事。今年，琉璃工房25周年，與天下文化再度合作出版《琉璃中見般若—楊惠姍的藝術創作》。此書作者安德魯·布華頓，作為重量級國際藝評家、英國玻璃雙年展主席，同時也是一名熟識楊惠姍多年的朋友，他於去年決定寫一本專書深度談論楊惠姍的創作，並邀請法國琉璃藝術家安東尼·勒彼里耶和英國玻璃藝術研究者基思·卡明斯於書中各寫一篇文章，將楊惠姍25年的創作精華，進行全面的深入剖析探討。

安德魯·布華頓於《琉璃中見般若》書中序文寫道：「楊惠姍的作品在當代琉璃創作領域已有一席之地，由於她的創作呈現了另一個極為獨特且迥異的世界，有著不同的琉璃文化，以及古老的藝術與雕塑傳統。身為西方作者，我試圖在本書中，從作品型態與國際琉璃藝術現況二個角度，來解讀楊惠姍作品的多變與獨特性。」安德魯以其對於琉璃的專業知識，與貫恆時間地區的文化涵養，為西方當代琉璃收藏家、學者及學生打開第一扇門，讓他們得以近距離一窺並了解，琉璃藝術家楊惠姍既廣且深的藝術性格，同時對其作品能有更深入、透徹的認識。

安德魯跨越時空的界限，從兩千年前中國漢代琉璃鑄造的先進，到十九至二十世紀法國Emile Gallé與François Décorchemont所帶來的革命性發展；從佛教心經的智慧，到現代琉璃的製造技術，他反覆以東西方的藝術文化與宗教印證，賞析與解讀楊惠姍的琉璃作品，在安德魯的眼中，她的「志業」——亦即本書的主題——已超越過去或未來，有著更為宏大深遠、且超越本身文化根源的意義。



「更見菩提」系列中的「大菩提花（局部）」，  
2011年於台北世界設計大展的展覽現場所拍攝。



本書輯選楊惠姍多年來的重要系列作品創作，  
此為2011年於台北世界設計大展的展覽現場一景——「更見菩提」系列中的「無懼無畏」。

「琉璃之於楊惠姍，並不只是材質，而是一種意識與行動的形式。」

安德魯·布華頓更於書中寫道：楊惠姍在進行琉璃創作時，會在心中觀想出最終完成的形象，得以「形塑」出佛陀形象的方式。觀想佛陀形象雖是神經系統的運作，實際上卻是以琉璃材質進行創作的歷程中，思考造型與雕塑……等認知過程的成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琉璃鑄造過程更具意義：在熔解的思緒中，心靈試圖完滿佛陀形象的空無。

「做為一件藝術品，塑像的完成並不是終點，而是一個象徵，成為進入心靈旅程的起點。如同創作的『目的』不會隨著鑄造、打磨和細修完成後就告一段落，也不會隨著藝術品的完成而結束。它甚或會超越琉璃創作志業，超越楊惠姍的終身成就，以及她的藝術家人生。」安德魯·布華頓以「一段創造藝術的精神旅程」，作為楊惠姍從不停止的藝術創作的最佳註解。

安德魯·布華頓 Andrew Brewert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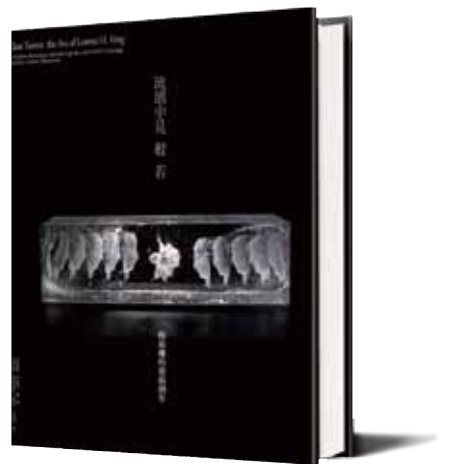
生於1958年，普利茅斯藝術學院院長、上海大學美術學院榮譽教授、北京清華大學玻璃藝術講師與上海玻璃博物館諮詢委員，以及前達汀敦藝術學校校長，與伍爾弗漢普頓大學玻璃藝術系主任，由於其對中國藝術與設計教育的貢獻，而被記錄於2011年出版的《布華頓》一書中。在玻璃藝術教育與玻璃工業領域多年，獲選為英國藝術委員會會員，並擔任英國玻璃雙年展主席。

安東尼·勒彼里耶 Antoine Leperlier

法國當代最著名琉璃藝術家之一，安東尼承傳祖父（法國新藝術時期，著名的脫蠟鑄造琉璃藝術家）的脫蠟鑄造創作，其作品受時空概念及記憶消失啟發，以琉璃材質表現時間及記憶進化的深刻意涵，作品廣泛為世界各重要博物館典藏。

基思·卡明斯 Keith Cummings

英國最早的窯製鑄造玻璃藝術家與知名學者，作品為世界知名博物館與收藏家典藏。曾任伍爾弗漢普頓大學玻璃藝術系主任，撰寫多本玻璃藝術與玻璃技術歷史相關書籍，著作被認為是玻璃技術領域的經典。



由天下文化出版，三位重量級國際藝評家編著之  
《琉璃中見般若：楊惠姍的藝術創作》。



# 文化的熱情的 CULTURE CRAFT PASSION 工藝的25

## 誠意

一個中國琉璃復興的故事

Sincerity

The Story of the LIULI Renaissance

琉璃工房25周年紀念展

展出時間：2012.4.26-2012.8.5

展出地點：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

琉璃工房25年，一個最大的體會是，沒有過去，就沒有將來。

上個世代，在動盪不安裡，卻有一盞一盞的燈，點亮。  
一代一代竭盡一生，換取我們更好的見識。

承前啟後，是否俯仰無愧？  
智識和修養，是否得以薪火相傳？

琉璃，作為一種工藝，對社會，對文化，是否能有啟蒙的益處？

如同19世紀，威廉·莫里斯在英國引領的工藝美術運動，  
帶動了手工藝復興，法國新藝術和德國包浩斯應運而生；  
如同20世紀，柳宗悅發起日本民藝運動，  
堅持「工藝之美是傳統之美」，使傳統工藝得到肯定。

一代人來，一代人走。  
工藝，深植於過去，影響未來。

法國新藝術代表人物Emile Gallé，  
他竭盡所有的創作熱情，大自然的唯美線條成就精湛的技藝，  
「法國玫瑰」的色彩讚頌上帝造物的神奇，  
而他不會知道，在100年後，有人看到他的「法國玫瑰」，  
那種將無機的材質涅槃為生命的狂熱，成為一生嚮往的境界。

楊惠珊在世世代代藝術家堆積的土壤裡汲取養分，  
自覺地反思文化的濫觴與後繼無人，  
安安靜靜、不計代價的創作。

因為相信，  
存在，就是一種延續。

琉璃藝術對楊惠珊來說，某一個程度上是繪畫。  
她相信琉璃的顏色可以如繪畫一樣，揮灑自如。

然而，琉璃需要體力，  
需要經濟上的資源，更需要經年累月的默契；  
再精密的窯爐也無法準確掌控，  
創作，改變，依然是聽天由命的冒險。  
往往是動用所有的資源，結果不可預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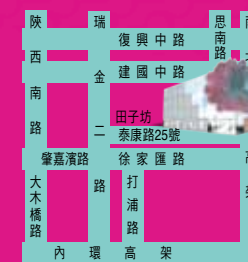
言成為誠，心音為意。  
反復思索著兩個字，「誠意」。  
10年，20年，30年……。

原來工藝美學，延續那個世世代代的價值，  
就是「誠意」，即使沒有掌聲，  
仍將創作的熱情，綿延下去……。

LIULI  
CHINA  
琉璃  
MUSEUM



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外觀夜景圖



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  
地址：上海市盧灣區泰康路25號  
電話：86-21-64672268  
網址：www.liulichinamuseum.com

LIULIGONGFANG  
琉璃工房™



# 超越自然之美 保羅·斯坦卡

## The Glass Art of Paul Stankard

文字整理／四海  
圖片提供／The Museum of Glass

在保羅·斯坦卡Paul Stankard的琉璃世界裡，有著跨越時間的無窮生命力。

國際琉璃藝術家保羅·斯坦卡，憑著精湛高超的技藝，將自然界的植物、昆蟲，和那些形象生動的生命元素以及詩歌，成為變幻莫測的作品，這些表現呈現了藝術家本人敏銳的洞察力和藝術天賦。他一再表示大自然的植物王國是他所有靈感的源泉，但這些栩栩如生的造型並不是為了去複製一個標本，或對應生物本身的真實性。

「我把它們當作是學習的對象，這些不是文學意象中的花卉。對於我個人而言，所有的創作都不是為了去複製一個標本，而是在於喚醒我們對於自然的體驗。」保羅·斯坦卡說。

保羅·斯坦卡大型特展

日前美國的The Museum of Glass塔克瑪玻璃博物館，舉辦了「超越自然之美 BEAUTY BEYOND NATURE」保羅·斯坦卡的琉璃藝術特展。

展覽作品來自於Robert M. Minkoff基金會的收藏，彙集了保羅·斯坦卡最膾炙人口的70多件作品，時間涵蓋這位藝術家四十多年的創作生涯，從他1969年最早的琉璃文鎮處女作，到2010年為本次展覽所創作的代表作——20公分直徑的球形作品《Fecundity Cluster Orb》。

這次的展覽同樣涵蓋了保羅·斯坦卡設計的所有系列，其中包括最早受維多利亞時期盛行於法國巴卡拉（Baccarat）、聖路易斯（St. Louis）、克利希（Clichy）地區的植物文鎮啟發而創作的花卉文鎮系列（Floral Paperweights）。

Masks and Golden Orb Botanical, 2001  
吹製和燈工火焰拉絲，4 7/8 x 2 1/8 x 2 5/8 inches  
Photo by Douglas Schaible Photography



Fecundity Cluster Orb, 2010  
吹製和燈工火焰拉絲，3 3/4 inches  
Photo by Ron Farina Photography

歌頌自然

為了突破造型上的局限，他盡其努力發展出新的植物系列（Botanicals series）。這些直立的造型，提供了多元而豐富的觀賞視角。在這些創作中，土壤在透明的作品中彷彿一條地平線，將上面的花卉和地下植物的根一分為二，飛舞的蜜蜂對應隱藏於根部的「root people（根人）」，構成一種特別的意境。之後，藝術家又開始在作品內部植入一些如「seed（種子）」、「pollen（花粉）」、「decay（腐爛）」等諸如此類的字彙。

蜜蜂、花朵、果實和根，在保羅·斯坦卡的作品中，敘述了自然界的生生不息：蜜蜂授粉，是生命周期的開始，牠使植物開放美麗的花朵，長成果實；果肉腐爛後，化作養分讓植物的根吸收，又滋養了下一次的開花授粉和結果。保羅·斯坦卡對植物學深入研究，並受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詩作影響，使他的作品如同一首琉璃中的自然詩歌。

在不斷的研發實驗中，保羅·斯坦卡增加了一項他自稱為「cloistering（消解）」的技術，由此讓他得以自由地通過彩色玻璃堆疊處理，來過濾和吸納自然光線。他把這項成果運用在他的「圓柱」（Columns）和「立方」系列（Cubes）中。他的「球體」系列（Orbs），與他的文鎮系列看上去很相似，但在尺寸上更大，接近完美的球面弧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開放性角度。在二度、三度和多維空間裡，藝術家盡情地編織色彩和造型，其繁複的巧妙設計極大地加強了每一個元素的表現力。這些作品無疑成為他所有過往系列的巔峰之作。

亦如保羅·斯坦卡自我表白，「我享受在創作的世界中無拘無束的自由狀態，這遠比費盡心力地去追求一個所謂的完美無瑕，更令人愜意。我的藝術觀點完全得益於時時刻刻與美好自然的生命體驗，琉璃創作是我對這個精彩的自然世界最富饒的表達和轉述。」

BEAUTY BEYOND NATURE：The Glass Art of Paul Stankard

地點：The Museum of Glass

展期：即日起～2012/7/1

網址：[www.museumofglass.org](http://www.museumofglass.org)

地址：1801 Dock Street Tacoma, WA 98402-3217



White Marsh Gentian Faceted Paperweight, 1974  
吹製和燈工火焰拉絲，1 3/4 x 2 3/4 inches  
Photo by Douglas Schaible Photography



# 保羅·斯坦卡 Paul Stankard

## 我美好的一天

翻譯／吳沙 文字整理／陶慧鋒



《玫瑰茶花束方體》，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藏。

從一位製作科學玻璃器皿的工匠，到一位拉絲琉璃大師，保羅·斯坦卡結合了琉璃與幻象，創造出琉璃的植物寫實主義。他的作品以拉絲玻璃為基本步驟，並結合燒熱、切割、拋光和等比壓縮等技法，巧妙地把花卉、種子、葉片、蜜蜂和植物根鬚安排在透明的空間中。由於他對自然有極細膩的觀察力，所以他的作品在細微處的表現更是豐富，其中植物根部塑造成人形，以展延人類的幻想空間，也造就了他獨特的風格。

透過保羅·斯坦卡的自述，讓我們得以親歷藝術家創作的一天。

### 一天的開始

早上5點日出之前，我進入工作室。在投入工作之前我會虔誠地向上帝祈禱，請祂保佑我一天的工作能夠順利完成。我希望發揮最大潛力投入創作，我相信精神力量在藝術創作中的重要性。

我會先檢查徐冷爐的狀況。不過，這是最緊張的時刻，也是每個藝術家的本性。這麼多年了，緊張的心情絲毫沒有改善，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不管出來的成品是否令人滿意，想像成為現實的時刻是令人興奮的。憑著多年的經驗，我總是能一眼看出作品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哪裡還需要改進，哪裡還能再完美一些。

早上剛從爐子裡取出的球體，是一束由花朵、果實、草和葉子以及根鬚組成的植物體，上面有懸浮在半空中的蜜蜂。我有時會想，今天是繼續這種類型的設計，還是再換個新的方向去創作？不過趁現在對這個主題還有許多想法，我要儘量完美地把它們延續下去。

接下來再做一件時，可以再加一些棕紅色來表現水果的多汁以及強調果實的成熟度。

6點，我坐到工作台前，點上火焰噴槍，拿起工具準備開始工作。這美麗的火焰使我想起小時候慶祝獨立日時手中揮舞著的仙女棒。從小我就喜歡手工製作，有時在家裡的地下室，一個人安靜地用一些小零件，拼湊成一個我所謂的「魔盒」，其實只是一個普通的機械裝置，但孩童時代的我充滿了想像力，覺得那是一個有魔法的盒子。一直以來手工製作是我創作過程的重要部分，這也是自我價值的體現，我相信創造力是上帝賜予人類的禮物。當它成為一種信仰時，讓我們有勇氣面對人生中的挑戰。

### 靈感的來源

8點15分。今天上午是討論一件新作品的好時光，我會用很多時間考慮如何讓作品的表現更完美，這漸漸變成了我的一種執念。在1980年代早期，我的作品大部分是球狀的，之後也創作過正方體和長方體的作品。這些形狀讓作品更加有趣和多變。但在多次觀察和反饋之後，我還是決定繼續用球體來進行新作品的創作。因為球體能更多角度地欣賞到作品內部的細節。我也在不斷開發新的植物，以拓寬目前的創作領域，這些新植物的出現，讓我對新作品的誕生充滿期待。

討論主題集中在形狀、顏色對比（譬如讓苔鮮的綠色更加生動）、加強果實真實感（譬如使紅石榴果實更成熟），我們要增加顏色的多變性，加入鮮的紅色果實與花瓣形成美麗的對比；讓種子破皮而出，讓花束更有生氣。

琉璃藝術大師保羅·斯坦卡，  
1943年生於美國。  
他曾說：「最佳的傑作在於發揮琉璃的極限。」  
這一點使他的作品在品質  
及塑形方面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1970年代後期，我對花卉植物作品的設計有了頓悟：我希望觀賞者能與作品對話，而不僅僅停留在表面的真假（哦，那朵花是真的嗎？）。我想用作品來隱喻自然界生命循環的生生不息。如何實現這個目標，成為激勵自我挑戰的動力，為了充實作品的內涵，我參觀各地的博物館、閱讀世界名著，找出事與物之間的共通點，打開了想像視野。我迫切地渴望把學習的感悟融入作品創作當中。

### 一朵野生未馴的花

20分鐘的會議結束後，我回到工作台前，開始了新的設計。

現在，我已經準備好了材料，要開始做小草和果實了。這種小草開黃色的花，我要把一根直徑約1公分的黃色玻璃棒外表包裹上透明玻璃，然後拉到直徑3公釐，長35公分左右後，用來製作花瓣。按照早上出爐作品的燒製情況，我決定這次增加一點包裹在花束外面的透明玻璃的量。40多年了，我也是從一開始的笨拙，經過許多年的不斷操作如今才能掌握這個技術，體會玻璃在高溫下的變化也是一種樂趣。一束有花、果實和根鬚的花束需要用7個小時才能完成。一般我會多做一些花瓣和花朵以備用，這樣能在製作過程中有更多的挑選餘地。每束花一般要用6-8個小花，差不多20個花瓣。這些小部件，看上去很相似，但我會分辨出它們的不同，然後選擇大小、厚薄、色調相似的花瓣拼成適合的花朵。



Lily of the Valley Botanical, mid 1980s  
吹製和燈工火焰拉絲，4 3/8 x 2 1/2 x 1 7/8 inches  
Photo by Douglas Schaible Photography

我把它們想像成自然生長、野性未馴的植物，不同於人工培植的花卉；它們張揚、不規則和灑脫，喻示了自然界的無限變幻。花卉完成後，把它們拿到窯爐間，放進攝氏520度的恆溫爐子裡。

10點過後，兩朵做好的花進入了爐子。接下來開始做果實。我之前把各個顏色放到透明玻璃裏進行試燒，發現了一些深深淺淺的色調。比如漂亮的棕色和紅色調，乳白色呈現出如蛋白石那樣隱約的光澤，這個發現讓我驚訝。我在做果實的時候，我的助手在做蜜蜂、葉子和藍莓。我一直覺得很幸運，與一群有才華的助手一起創作，並不斷突破和創新。

### 新作品誕生

下午3點。所有的小部件都已完成。助手點燃窯爐。把小部件從恆溫爐中取出，放在一個不鏽鋼的托盤上，下面點著爐火讓托盤保持在攝氏520度以上。我用攝子和手持式火焰噴槍，把這些部件組合在一起。我喜歡拉絲玻璃這種技法，它能夠準確地達到我想要的植物的效果。

當我在熱托盤上拼合花卉作品時，我的兒子和助手把透明玻璃料放入窯爐加熱。做完的花束放入真空電爐，把加熱後的透明玻璃液滴到花束上。這個高難度的技術過程在2秒鐘之內一氣呵成，絕不能出錯，否則就會浪費一天的工作成果。多年來的訓練，讓我每次都能精神高度集中地完成這個步驟，就像一個老練的棒球隊員，等待著時速150公里以上的快速球。現在，一半的球體已經完成。回到托盤做完另一半植物，再把兩個半球熱融在一起成為一個整體。

下午4點。作品完成了，整個工作室裡充滿了愉快的氣氛。早上的迫切、焦慮和不安，已經演變成了現在的愉悅和滿足。球體從熱棒上切下來，放入徐冷爐中漸漸降溫，一天的工作結束。我們祈禱：今天已盡了最大的努力，期待迎來第二天的成果。



# 從顏神鎮民窯到康熙皇帝的「玻璃廠」——元明清時代琉璃技術的發展

文字整理／Ter

在上一期所刊登的「一定要超越古人」文章中，  
主要為講述整個中國琉璃發展的歷史過程，  
此期針對元明清三個時代的琉璃製作發展，  
帶給您更詳盡的深入介紹。

## 元代的琉璃生產狀況

宋代之後，以低溫彩釉製作的「彩釉瓦」被稱為「琉璃瓦」。已經與古代稱為「琉璃」的玻璃品，非同一物了，故於宋代以後「琉璃」一詞開始逐漸被「玻璃」這個名稱逐步取代。

到了元代，中國琉璃的生產和琉璃器在生活中的應用，較之兩宋和金代又有新的發展。《元史·百官志》中記載，元代設「璫（ㄍㄨㄛㄢˇ）玉局」，為宮廷監製玻璃器的機構，故而璫玉局製造的玻璃稱為璫玉。璫玉亦稱「藥玉」，是一種仿玉琉璃器，晉代郭璞的注釋為「今外國人所鑄器者亦皆石類也。按此所言，殆今藥玉、藥琉璃之類」。「藥玉」，顧名思義，即如熬藥般燒煉出來的像玉一樣的玻璃。藥玉的名稱直到明代仍有使用。從考古發掘所出土的文物標本來看，元代琉璃是以珠類和髮飾為大宗，其他器物如薄胎吹製品等，較宋代數減少。琉璃的產地，據目前所知，僅有山東博山的顏神鎮一處。

## 顏神鎮—明代以來，中國琉璃生產的中心

元代的顏神鎮，即今山東淄博市博山區神頭村一帶，地處孝婦河的源頭。其地山多田少，難以發展農業，且「土多煤炭」，並有豐富的製造陶瓷、琉璃的原料，故宋代以前，此地已有陶瓷業的生產。歷史文獻記載在明代此地已有琉璃的生產。上世紀80年代，在博山大街中段，孝婦河東岸舊稱「銀子市」的地方發現了一處400平方公尺的古代琉璃作坊的遺址。

經鑒定，該遺址所屬年代為元末明初時期，發現大型爐遺址一處，小型爐共21座。在社會經濟發展緩慢的古代社會，一個行業發展到如此規模，絕非短時間內所能達到的。元代存在不足百年，顏神鎮琉璃業或許在金代甚至北宋時就已經出現。

雖然元末的連年戰爭對社會經濟和各行各業的生產，產生了一些破壞性的影響。但從大範圍來看，琉璃生產的中心似乎仍然在山東顏神鎮。從清代的《顏山雜記·琉璃》記載中得知，此地從明初開始就曾為皇室生產過玻璃貢品。



清代綠色琉璃串珠，  
共33顆琉璃珠所組成，周長22.5 cm。  
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 館藏



甘肅漳縣汪世顯家族墓出土的  
元代琉璃蓮花簪托。

《顏山雜記》中說道：明朝供奉朝廷的貢品之中，最為貴重的是「青簾」，是用藍色的琉璃「條珠」穿製而成的門簾，專用藍色是因為「義取乎青，象蒼穹，答玄貺（ㄅㄨˋㄒㄩㄢˊ）也」。這種象徵青天的「青簾」，只能在皇家「郊壇」、「清廟」等祭天或祭祖的場合方可懸掛，尊崇無比，老百姓恐怕連見也難以見到。只可惜線纜易朽，珠粒易散，且清代已無青簾之製作和使用，所以已無從查探其真貌。除青簾之外，顏神鎮在明代還生產琉璃佩飾、燈屏之類。

## 明代琉璃史的重要著作：《顏山雜記》

《顏山雜記》成書於清康熙四年，《顏山雜記》的作者孫廷銓，是明洪武年間工匠孫克讓的第九世孫，他的父親孫元昌也是琉璃行中的能工巧匠，在孫氏家族中，孫廷銓的官位最高、成就最大。因孫氏家族在明代的二百餘年間，一直和顏神鎮的玻璃業生產有著直接而密切的關係，因此當孫廷銓告病回鄉後，完成的第一部著作《顏山雜記》中，有關顏神鎮玻璃生產的記述，是那麼詳細而精當，《琉璃》一節可看作是明代顏神鎮玻璃生產工藝技術的總結，從琉璃冶煉、製作工藝、作品特色，以至對地方經濟發展的影響，面面俱到，所以，研究明代玻璃生產是離不開《顏山雜記·琉璃》的。

明代顏神鎮的玻璃產品，一部分作為貢品進入宮廷，如青簾、佩飾、髮飾及珠穿燈、屏之類，另外一部分遠銷外地，所以博山當地已經見不到明代遺留下來的玻璃製品了，傳世和出土的明代琉璃器，亦不是很多，近年各地發掘出土的古琉璃，以琉璃珠、環、扣、棋子、花飾等較為多見。

在明代的270餘年中，山東顏神鎮的玻璃業無論是在產品的種類上，或是在工藝技術上，都有很大的進步，尤其是吹製產品的出現。當地琉璃產業的發展規模也超乎其他各朝代，明萬曆39年顏神鎮琉璃業創建了「爐神廟」就是最好的證明。

## 康熙皇帝的「玻璃廠」

明朝末年，北部各省連年旱災，民不聊生，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使社會經濟遭到極大的破壞。作為全國琉璃生產中心的顏神鎮也受到嚴重的影響，沉寂已久。一直到康熙初年，琉璃製造業才重新走上發展的道路。康熙35年（1696年）康熙皇帝詔令內務府造辦處，專門設置「琉璃器皿的作坊」，並為區別燒製琉璃磚瓦廠而新取名為「玻璃廠」。從此，「玻璃」之稱廣為流傳。

康熙和乾隆兩朝皇帝都很重視西方傳教士帶來的科技知識，西方玻璃技術的引導與使用，推動了清朝玻璃業的發展。





清代花形琉璃飾，  
長3.5cm X 寬2.4 cm X 厚1.0 cm。  
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 館藏。

清代成為中國古代琉璃器發展史上最輝煌的時期，琉璃種類繁多，工藝技術高超。生產分為南北兩地，南方以廣州為中心，北方仍以博山為主。而內廷玻璃廠則融合南北玻璃技術與歐洲玻璃技法而別具一格。清廷造辦處「玻璃廠」創建之初，由德國傳教士紀理安主管。乾隆年間，有非神職的法國玻璃工匠紀文、湯執中在此從事技術工作。他們按照西洋的工藝技術建造窯爐，設計配方，並由這些外國工匠親自製作各種玻璃器。他們還帶過一些中國學徒，傳教工藝操作。因此這段時期由玻璃廠出產的作品，無論是玻璃的構質成分、器物造型、製作手法都明顯地帶有西洋玻璃的特徵。但當廣東和博山的玻璃工匠參與玻璃廠的生產之後，所作產品從器形到紋飾就又回復中國的民族風格。

#### 融合東西技術的琉璃珍品

康熙時期的琉璃器形表現在創造套料，並使單色玻璃器的製造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從器型來說，完全摒棄了唐宋以來的薄胎瓶、簡單的杯、碗造型，而是兼採玉器、瓷器等各類工藝的優秀器型，創造出全新的玻璃器型。例如水丞、魚缸、筆筒等等。康熙時代的玻璃色彩豐富，色度純正、艷麗。雍正時期則繼承了康熙朝玻璃器的生產技術和特色，色彩更加豐富，純度更高，但其他方面沒有大的發展，個別環節還不如康熙時代。

清朝中期，即乾隆至嘉慶初年，是清代玻璃生產的極盛期，康熙時代的玻璃器目前存世很少，比較珍貴的一件目前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透明玻璃水丞，該玻璃水丞為圓體，器有蓋，器身向上收斂成小口，向下外撇為垂腹，高7公分，口徑為2.8公分，底徑6.5公分。

水丞本體無色透明，表面稍有風化，質地純潔。器腹表面經過琢磨，呈八面蓮花，器蓋飾六角形連鎖圖案。口徑、蓋與肩部組合恰如一個茄蒂。底部陰刻「康熙御製」雙豎行篆書款。

此水丞造型奇特，類似於墨水瓶，裝飾手法迥異於中國傳統技術，兼之又有「康熙御製」的款識，應是玻璃廠的西方傳教士指導所造。這件水丞的製作方法是先用吹製法成型，然後用琢磨玻璃技術磨出花紋，而款識的製作，應是造辦處的中國工匠採用琢玉法琢磨出來的。



清代玻璃水丞，  
底部陰刻「康熙御製」雙豎行篆書款，  
高7cm X 口徑2.8 cm X 底徑6.5 cm。  
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清代乾隆時期的琉璃鼻煙壺，  
長5.5cm X 寬3.9 cm X 厚2.2 cm。  
藏於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清代玻璃廠產品中數量最多的「鼻煙壺」。這種產品是在康熙年間開始出現的，在此之前沒有。清代文人王士禛所著《香祖筆記》中記載這些小巧精緻的鼻煙壺，形象不一，「顏色亦具紅紫黃白黑綠諸色，白如水晶，紅如火齊，極可愛翫（X ㄅ、ㄣ）。」

至乾隆年間，清廷造辦處的玻璃廠燒製玻璃的工藝技術已相當發達，配色和套色技術已達幾十種，器具造型種類近百種。清乾隆23年，法國玻璃工匠紀文死於北京，之後造辦處玻璃廠的產品水準急劇下降。嘉慶和道光年間雖有博山工匠入玻璃廠服役，但由於當時國力的衰敗、社會的變遷，玻璃廠的產品逐漸走下坡路。

從中國傳統琉璃製品的屬性上來看，由於民族生活習慣尤其是傳統玻璃原料配方所限，其產品多注重向裝飾、陳設、玩賞方面發展，而不甚注重實用性，從現今尚存的清代古琉璃中可窺一斑。然而清光緒30年(1904年)，在山東設立「博山玻璃公司」則開始生產平板玻璃，是中國近代工業史上最早的工業玻璃生產企業，但在20世紀初曾名噪一時的博山玻璃公司，投產後勉強支撐了四年多，花費了100萬兩銀，終因種種原因於清宣統2年全面停產，又因所欠大清銀行款項無力償還，遂於1911年徹底倒閉。



清代茶黃色瓜形琉璃飾，  
長2.4cm X 寬1.4 cm X 高2.8 cm。  
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 館藏。





## 楊惠姍 與她的淡水伙伴們

天還沒亮，整個台北是淡淡的灰，  
路上人車很少。  
一個人騎著500cc的重型機車，  
從木柵出發一路向北，  
終點是淡水的琉璃工房。  
他是淡水工作室的製模工藝師趙烈賢，  
每一天，不論晴雨，  
往返花費近4個小時，  
跨越台北的最南與最北，  
十三年來，日日如此。

淡水，是琉璃工房的起點，  
也是楊惠姍帶領一群人創建這個琉璃工藝的起源。  
淡水工作室裡，  
始終有一群人默默堅守著。  
這群人，成為25年來在淡水的安定力量，  
工作室一如初始地運著作，  
琉璃工房仍舊不停審視自己，  
不斷創作，繼續往前走著。  
工藝美術，是他們的信仰，  
每一個人，都有他們和琉璃的故事。

25年前，琉璃工房在這裡成立；  
25年後，琉璃工房仍然在這裡。



琉璃工房淡水工作室，建於1986年。  
LIULIGONGFANG Tamsui workshop, Est. 1986.





張 毅、楊惠嫻與台灣工藝師們（左起）：陳志鴻、潘信榮、黃僑香、陳志宏、戴惠玲、徐致榮、林姿伶、簡永宗、吳正安、華士期、李沁東、呂子輝、曹敏峯、古瑞玲、張弘杰、高明山、趙烈賢、張琍琍、盧文曲。

「我現在什麼都怕，就是不怕修蠟。」

張琍琍（張姊），製模工藝師，負責精修作品蠟型，1995年5月加入琉璃工房，修蠟資歷近17年。談起修蠟，平常音量不大的她，聲音突然宏亮起來：「我現在什麼都怕，就是不怕修蠟。」在她成長的年代，學得一技之長比興趣重要，因為負擔不起美工科昂貴的材料費，面對現實生活只好放棄。婚後為了貼補家用二度就業，卻選擇完全陌生的琉璃工藝。因為琉璃，她重新拾起心底長久以來的美術夢想，她總說：「可以修蠟，是很幸福的事！」

剛開始修蠟，對於個性內向，又從沒接觸過的人來說是戰戰兢兢的事情。她說她當時只能觀察旁邊伙伴的技術，默默記在心裡，然後學著做。修出來的蠟型，就是未來琉璃作品的樣子，假如蠟型上有灰塵，甚至不小心留下指紋，也會完整地跟著燒出來，因此修蠟時半點疏忽不得。要修出木櫥土雕塑的造型和神韻，多一分不行，少一分又不足，是修蠟最有趣的地方。修蠟17年，她說：「我已經跳脫了，已經不再怕修蠟，反而想挑戰自己。還有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把修蠟傳承下去。」

「喜歡琉璃這樣的材質，簡單，很有力量。」

吳正安（小安），定色工藝師，負責備料、填粉料，1999年8月加入琉璃工房，資歷13年。工房從成立工作室開始就一直有狗狗陪伴，現在淡水工作室裡有小斑、阿弟、黑熊和哈密瓜四隻可愛的狗伙伴。牠們的窩，就在填料工作區外面，只要一打開門，四隻熱情的狗狗

就迫不及待地撲上來打招呼。負責填料的小安每天到工作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伙伴拉著牠們散步、張羅食物，是狗兒們的大頭頭。

情感豐富而細膩的他，學的是純美術，他說：「填料也表現情感和力量，很像另外一種形式的繪畫。」習慣在桌上擺開四、五個裝著不同粉料的瓷碗，作畫一樣，用油畫筆輕輕沾取琉璃粉，輕而緩地抹上石膏模裡定色的位置。填粉料的地方，幾乎是每件石膏模裡最末端、最微小的細節，除了對色彩要有絕佳的敏感度之外，也考驗耐心和手的靈巧。「因為可以試各種表現，也會想去研究，把一個技法表現到極致，做十幾年，樂趣還很多，喜歡琉璃這樣的材質，簡單，很有力量。」

對淡水工作室裡的每一個人，琉璃，已經不只是工作，而是他們的人生信念

因為相信，所以一直到今天還繼續做著。除了這兩位之外，淡水工作室還有十餘位十多年來努力不輟的琉璃工藝師，他們是華士期、陳志鴻、李沁東、徐致榮、林姿伶、張弘杰、古瑞玲、簡永宗、廖幸瑜、蔡宗倫、趙烈賢、黃僑香、陳志宏、曹敏峯、盧文曲、戴惠玲、呂子輝……。

每一件作品，都來自這群人的親手創作。



# 沒有土地 哪有花



琉璃工房首次推出由這群台灣工藝師所創作的「沒有土地哪有花」系列作品，以不同的花卉為主題，盛開的花，說的是從淡水生根，是這群人日日不輟累積的工藝素養；容器的中空、收納，意謂著是從工藝美術裡體悟的謙沖與容納。

## 春探桃花源

「沒有土地哪有花」之子系列「春探桃花源」的創作從宋代的繪畫得到靈感，以琉璃材質將畫作立體呈現。系列包括「鴿、水仙、菊、鸛鵒」四件花器作品，每一只花器細膩完整的構圖，自成一幅風景，道出人生的美好景致。靜心想一想自己的生活，那個心中曾經期望達到的人生境界和遠景，現在在哪裡？情境寫意，造形擬真，完全表現出脫蠟鑄造技法的特點，同時也考驗工藝師的雕塑技藝。

由於造型細緻度高，更著重在木櫛土的原型雕塑、修蠟兩道工序。花、葉或鳥的肌理以及質感，需要在修蠟的時候雕塑到和原型一致，燒製出的作品才會有精準的造型。凹凸面比較多的地方，容易附著到石膏模的雜質，需要在細修時小心把雜質剔除。相同地，突出的細節鮮活的表現，要靠精準的定色呈現。

沒有土地哪有花系列之「春探桃花源—鴿」，  
13.5 X 11.5 X 30 cm



## 是春天，就開放

台灣百合，在海邊、山上、平原都可以見到它的蹤跡。以台灣百合展現旺盛生命力和適應力的台灣特質，只要有泥土，待春天一來臨，終究開放。工藝師以現代雕塑的概念，呈現山崖上奮力生長的台灣百合，幾何的琉璃塊體，正面拋光，透出粗礪的鑿刻肌理；一朵百合穿破地平線而起，向上延展的姿態，傳遞出生命的力度、強韌。

粉燒定色的花朵，水彩般的繪畫質感，來自工藝師對於百合生態的細膩觀察。精確掌握琉璃在不同狀態下流動、成色的變化，經過縝密計算，紮實地填上琉璃粉燒融而成。琉璃作品燒結的成功率本來就不高，再加上琉璃塊料和粉料燒結過程中的熔點、膨脹係數都不同，運用在同一件作品上，兩者的接合處容易斷裂，燒成機率更低，能夠順利燒好，色彩表現又生動更加不容易。

沒有土地哪有花系列之「台灣百合」，  
30 X 25X11cm，限量發行101件。





#### 容承之美

大開口的碗型，中空，謙虛，什麼都能容納，如同天地包容萬物，全面而平等。「芙蓉、玉蘭、碧桃」三只開滿花的瓶，因為包容承載而來不同的美好境界。花開，是每一個人對未來的期望，能不能也是在心底對自己說的話？

這系列看似俐落簡潔的作品，背後有更多需要精準掌握的因素。像是蠟型脫模時要極小心，稍一疏忽造成錯模，造型就不會對稱。修蠟時同時要照顧表面質感，保持平順，不因為增、補而凹凸不平。兩側的鏤空對花，與碗緣只有1公分的距離，常在燒結時被琉璃料沾黏，必須以細修筆，順著隱約的痕跡，一筆一筆再挖出鏤空。因為很靠近邊緣，力道必須極輕，避免施力不當切碎碗緣。而整體基座切割與過鐵盤的水平掌握，更要靠無數次經驗的累積才能判斷。

沒有土地哪有花系列之「容承之美——芙蓉貴」，  
21.5 X 21.5 X 26cm



#### 清新美好的祝福

如果開心是一天，哀傷也是一天，你選擇什麼態度面對自己每一天的生活？這個系列中，宜人的桃花、荷花、白頭翁與蝴蝶蘭，四種花串起清新美好的心境。乾淨的白，只有偶爾一抹淡淡的顏色，隨處都能擺放的大小，輕快的心情從當下開始。

也因為是極簡的單色，顯出花器本身的質感，霧面瓶身，對比光滑的一縷筆觸，直徑不超過5公分的立體花朵，以局部冷加工拋光，呈現盛開的層次感。拋光必須雙手緊握作品在快速轉動的羊毛輪下拋磨，藉由羊毛輪的柔軟與摩擦力，將琉璃表面打亮。越小的作品，越容易在拋光的時候被拉力捲入，每一件琉璃作品的製作，完全仰賴人的手工完成，機器無法完全取代，如此的技藝和美感素養，絕非一蹴可幾。

沒有土地哪有花系列之「清新美好的祝福——迎風花」，  
12 X 10.3 X 10.5 cm



# 謝禮——手作創意體驗

## 2012琉璃心賞卡貴賓專屬活動

容易說出「請」、「謝謝」、「對不起」，  
「我愛你」，卻不常常放在嘴邊。

親手打造唯一的創意謝禮，  
讓你愛的或愛你的人，  
讀到無言的，最美的祝福。



### 關於講師：

奚遠緣小姐擔任琉璃工房品牌形象、展覽活動花藝設計創意執行，  
花藝設計資歷超過20年

活動對象：琉璃心賞卡貴賓

### 如何報名：

即日起開放報名，每場8人為限。

活動全程免費，每位心賞卡貴賓可攜伴一人。（八歲以下小朋友恕不方便參加）

### 洽詢預約：

台中國際藝廊（04）2325-6918

高雄漢神巨蛋藝廊（07）552-9916

### 活動場次：

高雄漢神巨蛋藝廊

台中國際藝廊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2樓）（台中市西區中興街229號）

7/7（六）14：00~16：00

7/14（六）10：30~12：30

7/7（六）18：30~20：30

7/14（六）14：30~16：30

7/8（日）14：00~16：00

### 【清新美好的祝福】

活動當天另有特別企劃：

「沒有土地哪有花」新品系列花藝美學鑑賞，  
奚遠緣老師與您分享，如何創造清新美好的每一天。



## 品茗樂趣多

### 符合現代生活的飲茶方式

文／黃軒升



蘇秀慧老師致力於推廣台灣茶藝文化，  
並將東方茶文化之美  
帶入生活中，  
讓茶文化更平易近人。

品茶是生活中的一種享受，但品茶更大價值在於，藉由「品茶」的樂趣，陶冶自身的品性，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在今年琉璃工房藝廊伙伴的教育課程中，我們邀請台灣茶藝的傳播人 蘇秀慧老師（曾任慈濟技術學院茶學世界及茶道入門兼任講師，現任蘇秀慧茶飲工作室負責人），引領伙伴們了解台灣茶葉特性與如何品飲，蘇老師更無私地分享她數十年的茶道經驗，如何在忙碌的生活步調中，找到輕鬆開心品茶的方式。

### 將「茶」的美感帶入生活

品茶要一看、二聞、三品味。碧螺春、文山包種茶、高山茶、鐵觀音、東方美人茶、蜜香紅茶，蘇老師列舉出六種台灣茶葉，隨著氣候與發酵條件的不同，茶葉不但於外型有明顯的差異性、茶湯顏色、香氣滋味，各有各的特色，台灣的茶葉市場即是由此六種茶葉再延伸變化。

泡茶動作要不急不徐，輕輕提起、溫柔放下，每一種茶葉都有適合的沖泡水溫，茶葉越是捲曲緊結成球狀的，通常就需要高溫才能將其滋味釋放出來，蘇老師一邊示範，一邊說明。從無發酵的綠茶、輕發酵、中發酵、重發酵青茶到全發酵的紅茶，伙伴們以五感全開的狀態下，一一觀茶色、聞香、品飲，感受到的茶葉特性分外鮮明，自然能找出自己喜好與適飲的茶型，例如未經發酵的綠茶帶有綠豆、青草的香氣，有些人喜歡這樣充滿生命力的鮮味，卻也有人偏愛鐵觀音的穩重、溫厚，或是東方美人即便在溫涼之後，仍持續散發的熟果香。



四季品茶具以骨瓷材質製作，保溫效果極佳，而其壺身高瘦，  
較一般傳統壺形更有足夠的空間讓水蒸氣上升，使茶香飄揚繚繞。

### 茶香沁鼻，茶湯潤心

在茶席之間，一杯好茶能讓身心滋潤，蘇老師說獨飲得神，兩人對飲得勝，當兩個知心朋友相對品茗時，重在交心，其實茶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主角，飲茶的方式更應因地制宜，與當代的社會文化脈動契合。例如很多人會在倒入茶湯之前先熱杯，但老師說明熱杯的目的在於，讓茶或咖啡端至客人手中時，仍保持在最佳的品飲溫度，若是你使用的杯子是保溫性極佳的材質，其實就無須特別熱杯，尤其在水資源如此寶貴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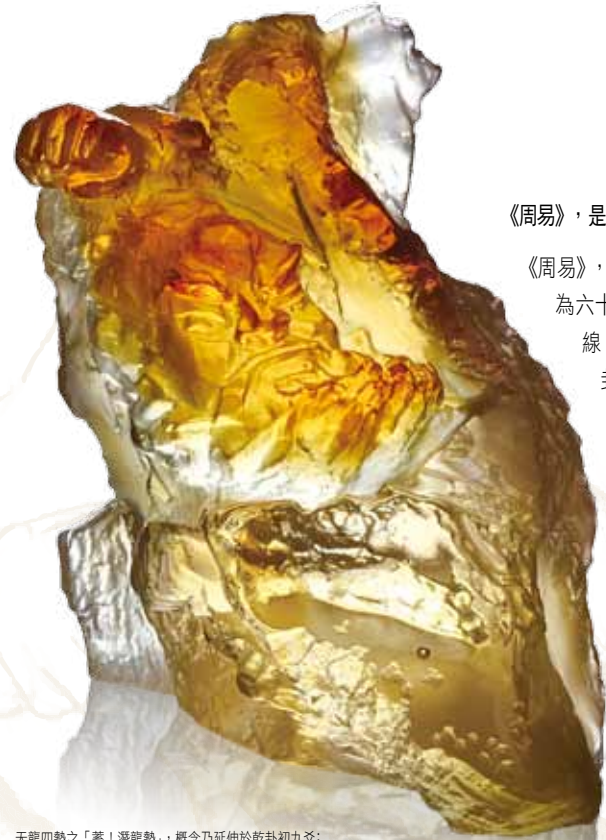
以四季品茶具而言，四季品的骨瓷材質保溫效果極佳，能讓茶湯從第一口喝到最後一口都保持在好喝的狀態，而其壺身高瘦，壺蓋蓋沿深的設計（「蓋沿」指茶壺蓋下方突出的沿口，可扣住壺口），較一般傳統壺形更有足夠的空間讓水蒸氣上升，使茶香飄揚繚繞。小小肥鳥的一壺二杯，壺身也因瓷土胎厚，同樣具有良好的保溫功能，當兩杯對喝時，無須密集重複沖泡，待第二次沖泡時只需以餘溫注水，茶湯仍是淡中有味，餘韻猶存。

蘇老師以骨瓷茶文化結合台灣茶文化，演繹出新的東方茶文化之美，透過精簡茶器與泡茶過程，主客都能享受品茶悠閒、隨意之心，將時間留給人充分的互動有所交集才是品茶之趣的真諦。



# 易經中的人生哲學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龍四勢之「蓄！潛龍勢」，概念乃延伸於乾卦初九爻：「潛龍勿用。」意指不論作任何事，在剛起步的階段，根基未穩時，需如臥龍潛伏水中，養精蓄銳，靜待時機的到來，將可大顯身手，大展所長。

《周易》，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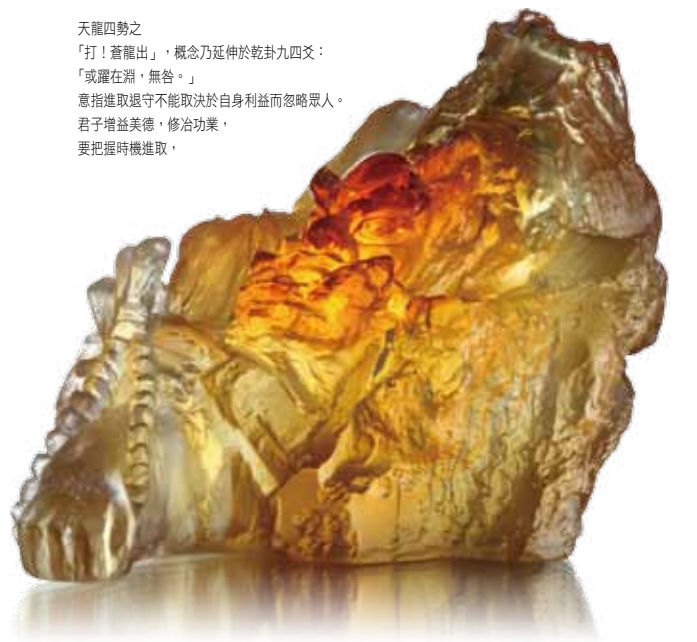
《周易》，冠絕群經之首，是現存中國古代最早的一部奇特的哲學專著。經中有八卦，八卦重為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各卦各爻都有解釋的辭句，稱為「卦爻辭」。（八卦上的橫線，長的全線「—」稱為「陽爻」，斷開的兩段線「--」稱為「陰爻」。每三爻合成一卦，共八卦，而二卦相重可得六十四卦。）

從乾卦見人生處世

「乾卦」為《周易》六十四卦之首，乾卦的六爻中，以「龍」為象，揭示萬物開始的自有循環，卦象中雖是描述龍的形象，然而，《易經》並沒有一味地神而化之，反而強調了「能飛能潛，能隱能現，能出能處」。透過龍的不同動態，說明人事中不同時機條件下的升降變化，體現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被稱為剛強者的進取哲學。現，騰飛於宇宙；隱，修養於波濤。蘇東坡先生說：「若不是天下之至健，其孰能之。」人生之智慧，不亦如此？



天龍四勢之「合！天龍觀」，概念乃延伸於乾卦九五爻：「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意指依天而親於上，附地而親於下，成功的主管，能體恤同僚及下屬的需求，成功的巔峰，非金錢的滿足，而是寬厚待人，廣結善緣後，受人真誠尊敬感受。



天龍四勢之「打！奮龍出」，概念乃延伸於乾卦九四爻：「或躍在淵，無咎。」意指進取退守不能取決於自身利益而忽略眾人。君子增益美德，修治功業，要把握時機進取，

天龍四勢

乾卦象徵「天」，彰顯其剛健強盛，奮發進取的特質；從中更揭示了有志之士在行為哲學方面的準則，組成了整個卦象的精神實質。從中推衍提煉出的警句名言，即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意指天的運行剛強勁健，君子因此不停地自我奮發圖強，保持向上的精神，始終神采奕奕地接受挑戰。

人們追求的所謂人生圓滿，極簡的去思考，就是在合適的時間，遇見合適的人，做自己合適的事。人以其自身，視為一個個體空間，而衍生出的人際，脈絡，連接另一些獨立空間，宏觀地來看，形成另一個整體與個體的關係。

LIULI LIVING從易經乾卦中引出君子的進取哲學，並以達摩為設計原型，「天龍四勢」系列，因此而生。

菩提達摩被稱為禪宗創始人，在佛教釋迦牟尼「人皆可成佛」的基礎上，進一步主張「人皆有佛性，透過各自修行，即可獲啟發而成佛。」「天龍四勢」象徵一種屹立不倒、堅定不移的信念，沿續自在系列主題，提供現代君子面對人生的不同境遇與對策，以激勵人心。在不同時間點上，空間的各個基點上，清楚地認識自己的處境，做出恰如其分的舉動，參透事物發展的規律，必可在人生獲得圓滿自在。

【琉璃工房 年中慶獻禮】6/1~7/15

活動期間於琉璃工房藝廊一次典藏作品達NT\$ 12,000，特別獻上「花開見心」精緻琉璃文鎮乙件。（贈禮件數依此限額累計，上限五件。）



# 搖滾不死

## 我愛Live當下的真實

### LIULI月刊專訪資深音樂人 王治平老師

文／黃軒卉



Live的魅力是什麼？

能讓這麼多人執迷不悔，終身投入。

那種現場渲染的熱力，

只有聽過才知道，有多迷人！

今年夏天，TMSK小山堂餐廳在工藝、電影、文學、餐飲之外，加入了搖滾、爵士、新民樂和古典等豐富的音樂元素，邀請數組跨界樂手演出，他們將以傳統與現代交融的曲風，嘗試著更多不同的可能性。在首波表演名單中，LIULI月刊特別邀請到王治平老師，請他分享關於Live的迷人之處。

從二、三十年前進入張弘毅老師的門下開始，王治平就開始未曾停止的寫歌生涯，早已是台灣流行音樂界的王牌創作人。但許多人可能忘了，在音樂製作人與創作者之外，王治平的另一個身份——樂團成員之一。王治平老師坦言在這三者之間，自己最愛的還是玩樂團，「這二三十年來，現在其實是我工作最忙的時候，卻也是樂團玩最多的階段。」幾年前大家開玩笑說王治平和G String的團員們，四個人加起來都超過兩百歲了，仍然在玩搖滾。「我們在相同的環境下成長，受到同一個時代的音樂浸濡，小時候所喜愛的經典搖滾樂，到現在還是百彈不厭。」王治平說。除了G String是從少年時期就認識的玩樂團的朋友，他也不定時會與另一團由職業樂手所組成的「R.A.Y. Band 雷樂隊」合作演出。R.A.Y.是由三位「大神級」樂手老師所組成的power trio搖滾團，玩的是「本格派」的搖滾樂，王治平稱其為「台灣最老的搖滾樂團」，他們以一種堅持到底的信念，反覆詮釋70年代的老搖滾，藍調、拉丁、老派重金屬……，「從60開始到70年代，這是搖滾樂大鳴大放的年代，可以稱之為經典、有養分的音樂，都在這個年代。真正要做流行音樂，還是要把根基打好，要找到音樂的源頭，去聽聽老搖滾，真正的經典。但是光是聽，還是不過癮，所以只好自己來玩！」王治平解釋說。

Live的魅力有兩種，一個是在台上表演的，另一種就是站在台下當觀眾。「一般CD的聲源，通常都是經過混音後製，樂器與vocal呈現很平衡的狀態，但Live的魅力就在於每一個樂器的聲音都是真的，以最直接、最真實的方式呈現在你的耳朵，站在人群中，整個Band的熱力，會帶給你很大的震撼。」這幾年Deep Purple（70年代三大超級重金屬天團之一）、Santana山塔那（名列滾石雜誌史上最偉大吉他手之一）曾來到台灣演出，這幾場演唱會是讓王治平非常感動的Live經驗，「看到這些傳奇樂團，很多都是年紀比自己還大的搖滾樂手，依然站在台上奮力的演奏，他們賣力到好像隨時都會在舞台上倒下，那種投入在當下的熱血，真的讓我感受到什麼是搖滾不死的精神。」

因為血液裡流的都是搖滾的血，不管現在是幾歲，只要鼓聲、吉他、貝斯奏起了這些音符節奏，狂熱的情緒牽引著大家，又回到了過去。什麼叫做經典？就像王治平所說，可以從70、80、90年代一直聽到2000年，可能到西元3000年上了火星的時候，人們還在聽這首歌，就是經典。

在老房子裡聽老搖滾，我們期待王治平老師與樂團朋友在小山堂以Unplugged（不插電）方式，重新詮釋多首經典曲目。

TMSK小山堂餐廳 六月份樂團演出時間 請電洽02-2766-5610

##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

藝術家系列——自在恆

2012年4月1日至6月30日，心賞卡貴賓可享「天龍四勢」作品之「定！人龍不二」優惠典藏。系列作品源自《易經》第一卦——乾卦，彰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內涵，闡述剛強者的進取哲學。

From April 1 - June 30, 2012, Chinese Liuli Appreciation Card member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urchase 「Establish! Human and Dragon, One and the Same」 from the Divine Protection of the Dragon The Four Strengths of Bodhidharma collection at a special price. The design is inspired by the first trigram of the I Ching and the progressive philosophy that: the heavenly dragon, like the virtuous being, is constantly striving for self-improvement.

For further details, please contact gallery for more information.



全球的服務 永遠的琉璃工房  
Worldwide Service Forever LIULIGONGFANG  
www.liuli.com e-mail: twservice@liuli.com



原價：NT\$5,980

心賞卡貴賓專屬典藏價：NT\$5,250

詳情可洽詢藝廊服務人員。

With a body like taiji and  
A formless head and tail,  
In the present,  
One and the same,  
Pine and cypress will not fall,  
Gold will not decay.

身如太極  
首尾無形  
當下不二  
松柏不凋  
金剛不壞

定  
人龍不二  
Establish!  
Human and Dragon,  
One and the Same

LIULI LIVING  
在生活裡引進東方美學



# 拜訪琉璃工房的老朋友——劉正義

文／陳雅玲（前商業週刊主筆）

今年是琉璃工房25周年，這一路走來，因為有很多貴賓、朋友的支持與幫忙，我們才能走到現在。

LIULI月刊特別邀請前商業週刊主筆 陳雅玲小姐，採訪琉璃工房的超級好朋友 劉正義先生，

敘事線過去與現在來回交錯，一段段小故事裡，乘載著超越20年的溫暖人情。



劉主任生活簡約，不開車，也不愛名牌，接受採訪時就穿著平價服飾，戴著從市場買來的塑料鏡框。

2011年12月21日晚上六點，上海市區的氣溫已經降到了8度左右了。頂著五級的北風，我快步走進田子坊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的小三堂餐廳。

後方大長桌邊，客人幾乎都到齊了。只見燈光下暖意融融，笑語晏晏。依序坐著的，是博物館館長唐斯復老師和師丈、唐老師哥哥嫂嫂、張毅的女兒張源、女婿岳巍、執行長特助孫宇、董鴻培主任、BU協理蔡和珍、我，還有中國大陸總經理王秀絹、協理黃玉娟。

為了這個寒冬夜宴，小三堂主厨家順精心準備了一個超級大火鍋當主菜，燒旺的炭火滾動著高湯，一批批涮下翡翠墨魚滑、松阪霜降和牛片、波士頓大龍蝦、巨型東星斑、黑猪肉蛋餃……。

「張毅是美食家，你們看看家順今天幫我設計的菜單，有沒有比他的好？」調著皮說話的主人，是台灣陽明大學內科副教授，前台北榮民總

醫院感染科主任劉正義，他和太太幸丹妮特地從台北來上海請大家吃飯。9月14日在昆明舉行的第七屆「全球華人臨床微生物及感染症學會」(GCACMID)，劉正義和北京協和醫院陳民均教授同時榮獲大會首次頒發的「特殊貢獻獎」，獎金他就拿來請工房的好友同樂。

在台灣的感染醫學界，劉正義主任是公認的權威，他照顧過的VIP病人，包括蔣宋美齡、蔣方良（蔣經國夫人）、前總統李登輝、前副總統連戰等。他更是默默奉獻的抗非典英雄。

王秀絹透露，去年她在榮總開刀，護理長來病房探望她，說要謝謝劉主任。她說當時幾個醫學中心都發生院內感染，但整個榮總沒有淪陷，這都是因為劉主任。那時他收拾了簡單的衣物，就住到醫院去，全程監測所有SARS病人的用藥。

提起這段歷史，幸丹妮回憶：「當時我在美國，他叫我先不要回來。後來一位榮總醫生太太來向我道謝，因為接觸SARS病人的醫護人員，政府一天發給獎金一萬元，劉正義統統不要，分給大家，他說他的孩子已經長大了。後來我回家問他，他說，這本來就是我該做的嘛！那個時候我就有一點感動！」大家聽了急轉直下的劇情，忍不住哄堂大笑。

工作是跟死神拔河劉正義，平時十分嚴肅，情感內斂。「我們去看門診的時候，主任都不苟言笑。」蔡和珍透露，等跟主任一起吃飯喝酒，才驚覺「咦！怎麼白天跟晚上差這麼多？」

這真情流露的一面，反而是工房的伙伴最有機會見到。董鴻培說，有一年劉主任夫婦特地從台灣來上海加工房的新春聯誼會，酒後微醺，他上台高呼：「我愛琉璃工房，我愛死琉璃工房了。」

「在人家場合都要講好話嘛！」劉主任半開玩笑地說，「我們醫生給病人肉體的洗禮；琉璃工房的藝術品，是給你靈魂的洗禮啊！」

愛琉璃工房，劉正義絕不是說說而已。「他生活簡約，不開車，也不愛名牌，衣服都穿uniqlo的。他還說台灣的比較貴，都趁來上海的時候，把一年的份買掉。」黃玉娟說，「但是他買作品就很爽氣。」

1990年楊惠珊在台灣舉辦首次個展，她臨摹英國藝術家亨利·摩爾(Henry Moor)雕塑的第一件脫蠟鑄造作品「女人系列」，沒有被當時支持她的朋友們看中。劉主任便說，「我要把那個躺著的女人帶回家，因為我們家的女人就是這樣躺的。」這四件作品，三件直立，一個橫躺，每件都高達十萬元台幣，他花了三年才把她們收齊。現在那件躺著的女人，還供在他家的電視機上。

1995年工房在台北舉辦國際現代琉璃藝術大展，邀請30幾位國際知名藝術家共200多件作品來展。「他們的作品一定要賣掉，劉主任也很支持，收了一件三十幾萬台幣的Martin Blank作品。」王秀絹笑著說，那件也是身體，男人的身體，都是肌肉。

2001年工房在上海辦國際琉璃藝術大展，劉主任特地從台灣來捧場，買了一件國際藝術家的作品，「他跟我說，你就幫我留下來，等我上海的房子裝修好了，我就把它陳設起來。」王秀絹低聲說：「哪有？還不是一直放在箱子裡。他就是要給我們作業績啊。上海新開藝廊，只要他來看，就一定會掏腰包捧場。其實他根本不缺，他是支持藝術家。」

20年支持下來，劉正義家裡辦公室，到處都是琉璃工房的作品。王秀絹說，每次過年都有很多朋友到主任家吃尾牙，飯後他會拿出一個台幣12萬5千元貼金箔的紅琉璃碗，讓大家玩洗巴拉（擲骰子）。「骰子碰到琉璃的聲音，好清脆，好好聽哦。」

不只自己愛買琉璃工房，劉主任還是工房的最佳「推銷員」。

「以前他們就非常照顧我們。朋友要跟劉主任吃飯，他就會說，我帶幾個人可以嗎？結果有半桌都是琉璃工房的。」

「那時候我們的薪水是勞基法最低標準一萬三千五台幣。我猜他是覺得我們很可憐，讓我們趁機吃點好的。另外，就是幫我們推銷琉璃工房。」

在王秀絹小姐的陪同下，劉正義主任夫婦接受本文作者採訪。  
左起：劉正義主任、陳雅玲小姐、幸丹妮女士及王秀絹小姐





張毅與楊惠嫻的爰狗之情，也延續到A-ha的動畫創作「黑屁股」中，此為黑屁股的琉璃作品。



右起：劉正義主任與  
本文作者陳雅玲小姐，  
中國區事業處總經理王秀絹小姐合影。



席間，有人向劉主任敬酒，他就會說，「欸，敬一下琉璃工房的人啊。他們東西很好的，送禮記得要送人家的。」然後回過頭來提醒：「秀絹，換名片，主動換名片啊！讓人家知道以後怎麼找你。」介紹完琉璃工房，他就說：「人家送我禮物，我只要琉璃工房的，其它的都不要。」

劉正義的推銷術，絕對值得寫進MBA教案。2011年LIULI LIVING推出一套家宴骨瓷餐具組，他訂了兩套。那天他的好友，也是工房的法律顧問張元宵律師在台北請吃飯，劉主任跟黃玉娟說，「欸，胖胖，我那餐具能不能調一套來給張律師看看？」剛好旁邊的sogo百貨有藝廊，黃玉娟就請伙伴拿來。劉主任把禮盒拆開，跟張律師說，「這是我買的，我要送給張律師。」張元宵一聽忙說，「你不要送我，我自己買。」，「對嘛！你兒子剛娶媳婦，買一套送給他們嘛！圓圓滿滿的，多好？張律師，你要下幾套？」逼問過老朋友，他又半開玩笑跟其他在座的人說，「你們每個人都要買一套，聽到沒有？」

「主任喜歡跟我們分享他的興趣，在辦公室裡有一張桌子，放了他覺得很好的剪報，也常有琉璃工房的刊物。」台北榮民總醫院科部感染科主任醫師黃鈴茹說。耳濡目染之下，她也很愛欣賞琉璃。「主任退休的時候，我們還集資送了一尊琉璃工房的佛像和羅漢像給他。主任非常高興。」

一般的貴賓，就是買作品支持；劉正義夫婦不但自己買，「強迫」朋友買，還「離譜」到幫工房借錢調頭寸。

「那時我們公司真的很缺錢，常常缺幾百萬。」每每為錢發愁的王秀絹有天靈光一閃，跑去跟幸丹妮說，「榮總醫師大概很有錢吧？能不能跟他們借錢？」沒想到問的人傻，聽的人痴，熱心的幸丹妮竟然真的幫忙跟榮總醫師調頭寸。

「我第一次認識幸阿姨，就是去跟她借錢。」黃玉娟說，有一次需要調頭寸，公司裡會開車的人只剩下她，張毅便打電話跟幸丹妮說，下午缺多少錢，有一個叫「胖胖」的會去找她。黃玉娟帶著一件作品開車趕到榮總，果然見到二樓放射線部走廊上有一位女士著急等著，一聽黃玉娟報上姓名，就進辦公室取出一個裝滿錢的牛皮紙袋，兩人匆忙交換東西，黃玉娟就趕回公司了。那天的經過，回想起來簡直像一次神秘的特務行動。

這種客人，全世界到哪裡去找？

「沒什麼，他們只是現金還沒有收回來，周轉而已，都是小事。公司行號，這很正常。」談起此事，劉正義輕描淡寫。

「朋友就是互相幫忙，這些不足掛齒。我們大家相處，有很多樂趣，我不覺得是付出。」幸丹妮說，「他們對我們也很好啊，劉正義當年盲腸炎開刀時膀胱被刺穿，他們幾分鐘就來一個電話關心，張毅楊惠嫻更是放下手上的事，到我辦公室來陪我。」

這麼深的人間情誼，是怎麼結緣的呢？

故事要回到1991年。那年1月，作家三毛自殺去世，琉璃工房創始七人之一陶惠萍是三毛的粉絲，她找到三毛家，要向她的父母表達哀悼之意。陳伯伯說陳媽媽在榮總住院，她又到榮總，因此認識了陳媽媽的朋友劉正義主任夫婦。陶惠萍聊起他們在淡水做琉璃的事，一群榮總醫師，就在那個周末跑到淡水工作室參觀。

「我們當醫生，也要附庸風雅，楊惠嫻張毅的名氣很大，所以要去見識見識。」劉正義其實原本就喜愛藝術，常跑淡水張萬傳的畫室看畫，曾買過一幅他的油畫，「一條魚，三十萬。」幸丹妮調侃道。

當時琉璃工房在淡水的工作室是一棟清水泥三層建築，基地600坪，依傍著大海，劉正義夫婦覺得建築設計得相當棒，中間挑高鏤空的，一樓是工作室，藝廊，辦公室；二樓是窯爐脫蠟鑄造的模型，三樓是餐廳，會議室，圖書室和宿舍。「他們在忙碌，無論成品，半成品，看起來都很美。」劉正義說，當時他就看得出來楊惠嫻張毅一定會成功。「看她雕塑就知道，非常專注。人一輩子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圓滿。認真執著的人，必定成功。」

幸丹妮也記得，「惠嫻常用一個袋子裝一坨黏土，到哪裡都拿出來弄。還說：你們講話沒關係，我在聽。」幸丹妮學起楊惠嫻略高幾度的輕柔嗓音，聽得大家都笑了。

「那時她們（指秀絹）還是小蘿蔔頭，住在閣樓裡。一樓還有一大堆收養的流浪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時剛好有兩隻母狗生了兩窩小狗，我看惠嫻看狗寶寶的神情，非常感動，好像要生她們自己家的baby。」幸丹妮說，他們還有一塊地，專門埋葬死去的狗狗，「上面有很多惠嫻做的瑕疵品，就擺在上面給他們當墓碑。那些狗真的就是她們的家人。」

剛好劉正義夫婦也非常愛狗，家裡養了一隻15歲的老狗lucky，因此當時就跟楊張聊得很投緣。後來兩年多之後lucky肺氣腫老死，半夜就把它送到狗狗公墓去埋葬。

王秀絹記得，劉正義半夜打電話給她，開口就哭著說，「我兒子死了。」她聽得嚇呆了，正不知如何是好，幸丹妮在旁趕緊解釋：「lucky死了。」劉正義繼續哭著說：「你們幫忙挖個洞，讓lucky葬在你們的狗公墓。」

《百年孤獨》裡烏蘇娜說：「有親人埋骨的地方，才能算是故鄉。」從此，琉璃工房就是劉正義心靈的故鄉吧。

## 乾爹劉主任

琉璃工房中國大陸總經理王秀絹，是劉主任夫婦的乾女兒。劉主任和幸丹妮只有一個兒子，對當年睡在淡水工作室閣樓的秀絹非常照顧。

「那時台北有兩家人很照顧我，劉主任夫婦，我叫他們『北區爸爸，北區媽媽』，三毛的姊姊姐夫也很照顧我，我就叫他們『東區爸爸，東區媽媽』。後來劉主任他們實在太照顧我了，我就喊他們乾爹乾媽了。」王秀絹說。

「乾媽真的很熱心，認識我們之後，覺得我們薪水那麼少，都沒有一點理財的打算，就叫我們跟榮總醫師的會，第一期的會錢，還是她出的，以後每個月跟5千。」王秀絹在淡水的第二間房子，也是她一直勸說才買下的。因為錢不夠，幸丹妮還安排她跟一位榮總的女醫師合買。「到現在，她每年過年還會給我們紅包，年前一定會找理由請你吃飯，然後拿給你。」

最近幸丹妮又打電話給秀絹，「我幫你們找到水溶性的B12了，以後要每天吃，才不容易得阿茲海默症。你們這群人，都單身一個，我很擔心欸。」

「以前只有秀絹能剪劉主任的頭髮。」黃玉娟說，「他不喜歡別人動他的頭。頭髮長得老婆看不過去，經常念。」體貼的秀絹就跟他說。「乾爹，我在學習剪頭髮，你可不可以讓我練習？」仔細的秀絹一根一根剪，一剪二、三個小時，劉正義就乖乖坐著。「那時候每個月幫他剪髮，黃玉娟就跟在旁邊寫周報，剪完一起去吃飯。」

為什麼只讓秀絹剪？劉正義呵呵笑道：「我相信她，不會老鬧叫她：秀絹，這邊有事過來一下！就把剃頭刀往你頭上一丟。有部電影就有這段恐怖情節。」

王秀絹調到中國後，只要劉正義夫婦一來上海，就幫他剪髮，後來接掌中國大陸總經理必須經常出差，換成楊惠嫻接手。「楊小姐是快手，十分鐘就剪完了。」從此楊惠嫻成為劉正義的專屬理髮師。

但是，劉正義對秀絹的依賴未曾稍減。他曾跟張毅說，「以後我們找一塊地，好朋友住在一起，大家今天要起來運動，明天要吃什麼，都來給秀絹管。」





1998年8月，張毅心臟病發，楊惠嫻竟日病床守望，除日夜默禱外，手中工作不斷，成了二人重要寄托。10月，張毅漸癒，二人將當時完成之小作，名之為「傾聽」，常常記著傾聽無常之苦，更記得傾聽生命之喜。

1996年，王秀絹和曾勇振奉命到上海設廠。當時榮總跟華山醫院感染科有些交流，劉正義到上海出差，就來看看秀絹。他看這個女孩不管什麼天氣，到哪裡辦事，都騎著腳踏車，就跟她說，「沒關係，下次我帶一台賓士給你。」後來他真的去找了一個賓士汽車的標誌，幫她掛在腳踏車上。

「那時候還是滿目瘡痍的破房子，她帶我們去看，說以後這裡要做小橋流水，那裡要蓋我們的宿舍。」幸丹妮心疼地說。「我心裡想，我的天哪！但是，她們做到了。」

工房在大陸開疆拓土有一點規模的時候，張毅卻生病了。他吃了一個泡芙以後上吐下瀉。

劉正義聽說張毅不舒服，從台北打電話關心，問張毅感覺如何？張毅說他一直盜汗，大概在北京吃壞了東西。劉正義感覺問題不單純，幸丹妮便拜託一位湊巧人在上海的西藥代理商，帶張毅去華山醫院。她打電話叮囑秀絹，「你一定要讓張先生做心電圖，你乾爹（劉主任）有點擔心。」

「腹痛有很多原因啦，心臟膽囊甚至肺炎都可能腹痛。他當時拉肚子，只有輕微的發燒，但是有一點喘，所以我懷疑有心臟的問題。」劉正義解釋。

結果到了華山醫院，一測心電圖，醫生立刻開罵，「開什麼玩笑？病人病成這樣，還讓他到處亂走！趕快躺下，送上去住院。」陪著辦住院手續的王秀絹說，張毅從躺下到送上樓，嚴重的心律不整，情況危急，醫院一度發出病危通知。

這時候，楊惠嫻簡直快急瘋了，她打電話向幸丹妮求助。第二天，劉正義夫妻就趕到了。他跟華山的主治醫生討論病情，一時插不上手，回台灣後，每天看張毅的心電圖和一切數據。

不久，劉主任再次來上海，他到張毅病房後，放起搖滾音樂，看張毅對刺激的反應。「台灣的心臟病是你住進醫院他就給你做支架，上海不是，當時的醫療方式就一直讓你躺著。」王秀絹說，劉主任覺得張毅再躺下去就完了，他決定把病人帶走，用急難救助送回台灣動手術。

「要不是有劉主任，楊小姐那時真不知道怎麼撐過去！」王秀絹心有餘悸地說。

「我們感染科都是處理比較緊急的毛病，急診室遇到疑難雜症，不知該往哪一科送的時候，就送到感染科來。等我們判斷出問題，再往其它專科送。所以感染科必須對各科有敏感度，加上劉主任也當過急診室主任，所以經驗非常豐富。」台北萬芳醫院感染科主任李文生說。

「感染科的病人因為都是急性，所以要立判，一面用藥，一面檢查。把病人所有症狀連帶關係都思考清楚，然後做判斷。就跟偵探一樣，歸納演繹，抽絲剝繭，抓住重點線索。」劉正義說，他小時候喜歡看漫畫，等識字多了，就看偵探、間諜、戰爭、武俠小說，「這些會給你想像的空間，讓你有不同的思路。總覺得對工作有點幫助。」

最讓工房夥伴感心的是，「劉主任不是只跟我們老鬪玩，他對琉璃工房的疼愛，是照顧我們這一群人。」王秀絹說，她們早期來大陸時，還流行B肝C肝，所以那時候規定，每位主管三個月回台灣一次，第一件事就是去見劉主任，驗血。「我們出門在外，他都會幫我們準備感冒藥，還有腹瀉藥、抗生素。生病了，打電話給他，就告訴我要怎麼服藥，再每天向他報告病情變化，調整用藥。」

黃玉娟說，有一年工房的年度「風雲人物」到台灣，董鴻培主任帶了自己手工做的冰糖核桃要送給幸丹妮。她一聽說琉璃工房的風雲人物來了，不顧自己腳受傷還拄著拐杖，堅持一定要請大家吃飯，讓天母她最喜歡的餐廳老闆殺雞殺魚，準備了豐盛的一桌，除了兩三位之外，其它都是她不認識的小朋友。

場景再回到12月21日小三堂的大長桌。

豐盛的美食上完，開始上甜點了。不過，劉正義的酒興正濃，他開心地說：「我發現我的人生哲理越來越多了，尤其是喝了酒以後。」

大家起哄要他分享，他說，「你的心胸多大，你的朋友就有多少，你的舞臺就有多大。世界上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世界上也沒有一定要解決的事情。還有，喝酒很簡單，酒量不好沒關係，人家來敬你的時候，趕快把行動電話拿起來說，啊！執行長打電話來了。然後就假裝跑出去接電話，等別人快被灌醉了再回來。」

「哦！主任！」一群人笑得不能自己。只聽到劉正義繼續他的哲理：「年紀大了生活越簡單越好，我喝三合一咖啡，衣服不必燙，退休後常到榮總旁邊的老芋仔市場逛。我這個樣子，剛好可以融入老芋仔市場，對不對？」

這位穿著uniqlo，戴著老芋仔市場買來的塑料鏡框的超級可愛工房好朋友，21年來跟工房無私分享的，何止是他的人生哲理？

## 不是「名醫」的名醫

幸丹妮說，她最喜歡看《紅樓夢》，「我喜歡裡面說的『是非成敗總成空』，我們真的是看多了。」這一點，夫妻倆有志一同。劉正義非常低調，不愛做官，更不愛出名。他曾跟底下的醫師說，如果有醫療糾紛，還是有小三被狗仔隊拍到，被媒體報導的時候，記者一定會稱呼你「名醫某某某」，所以我們到現在還當不了「名醫」。

這次接受採訪，也是因為秀絹的要求。儘管乖乖坐著訪談，他仍然忍不住對我說道：「記者像司馬遷一樣可怕，你六、七十年的人生，他兩句話就給你定了。」因此，他決定給自己的一生下個評語：「性本善而無為。」

「他真的是這樣，」黃鈴茹說，主任雖然看起來嚴肅，但是他從不罵人，別人做了過分的事，也沒有聽過他口出惡言。「他心胸寬大，不管哪個系統的醫師來榮總實習，他都沒有門戶之見，一定傾囊相授。」李文生說，加上他處事公平正義，有號召力親和力，所以不管榮總系統、台大系統、市立醫院系統、軍方醫院系統，還有宗教醫院系統，都對劉主任非常尊崇。「他照顧過很多VIP，能把這些疑難雜症處理好，如果他想升官的話有太多機會了。但是他從最早就不想做官啦。」

王秀絹透露，劉主任曾經有高升院長的機會，卻被他婉拒。「他還是要在第一線，把病人照顧好，把經驗傳給學生們。我很敬佩他，幾個人能禁得起這種誘惑？」劉正義這麼解釋自己的無為：「〈彼得原理〉指出，最後的職位，往往是你不能勝任的職位。因此我立定志向，我喜歡做醫療，所以最高做到感染科主任就好。再往上的職位，都是整天要開會的，一件半小時可以處理好的事，一開就好幾個鐘頭。」

也曾在榮總工作的幸丹妮說，「有時候開會，大家會問，『哦？劉主任怎麼不來？』」他會說，『我在看病人。是病人重要，還是開會重要？醫院當然是以病人為主嘛！』」劉正義表示，這原則你自己要把握住。「我喜歡醫療，喜歡處置病患，現在退休了，也覺得適應上沒有問題。因為我在看病方面，自己有些心得，現在除了榮總、臺北市立醫院、臺北醫學院、中山醫學院，都請我去給他們教學。」「對，我就學乾爹，」王秀絹說，有一次公司要她去開會，剛好她在處理客人的事情，就回覆說，「不好意思，我現在不能去開會。客人的事比較重要。」

有了這樣的典範，看來工房的客人是比老闆有福的。